

玉山先生遺稿

六

546  
541  
6





玉山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秋儀子羽著

述

男

書牘

上羽林中郎將小倉藤公

八月三日陪臣肥藩鄙傷生秋山儀薰

首再拜謹奉復書於羽林中郎將小倉藤公

去歲辱眎華牘副以高作并既拜受諸敝

貴高

中恭惟執事德位竝崇邈矣雲漢階之弗及何圖地上  
 王國寶器德位竝崇邈矣雲漢階之弗及何圖地上  
 小臣倅倅得是玉唾粲粲手隨風而降於執事哉且  
 駭且喜一信一疑戰灼失指不能定視先是執事以  
 安直父子故更推愛屋上之烏重命益至俾儀也兼  
 乏一奉和其瑤什倅也凡庸微若虫蟻何能敢當唯  
 逝者不可復起而存者實有叔侄兄弟之分賜恩既  
 如彼申命又如此則無辭之以為解也則倅不能逃  
 辟敢奏薄技蓋亦為益至及安直父子謹奉謝其死

生同感之萬一云爾倅少長手海濱風葦瑟瑟中其  
 所奏技亦唯漁歌歎乃類耳豈足雜之鈞天廣樂間  
 哉廼執事謬垂傾聽過加獎譽且忘其貴不鄙匹夫  
 自九天之上千里之外遙貺手教以求拙文雖由愛  
 烏哉是自執事風雅高誼矣夫布衣之交古人所難  
 世烏有一如執事好文下士既竭諸其藪而其餘至  
 越海遠徵公麼如倅者所著述乎執事則可不謂善  
 誦緇衣君子哉倅嘗讀懷風經國等編其時在朝鉅  
 卿名大夫皆能操唐聲而晁衡野篁千歲稱特異矣

暨至远古，抑何寥寥希聞也。唯執事獨絃唐聲，鍾期是期，何其慕前脩，乃爾執事，則可不謂晁衡野篁而生於今之世哉。執事苟能大倡雅道，使諸縉紳衣冠間有所觀效而興起焉，耶雅頌之音大振於朝廷之上矣。昇平奇瑞，何必棲梧之鳥，是亦足以鳴聖世之盛也。夫唯執事圖之鄙之人，私竊有禱焉。像也前既拜賜，即當奉報。唯時值目疾，筆研俱廢，如坐五里大霧中，是以不能細讀來美虔圖，所以奉酬。豈玉清府中物，不許人間輒窺之耶。愧惡銘心，有俟。差日日夜

念之。若芒刺在背，栗栗唯罪戾之至之懼。故舅益至年既七十餘，謹慎如石，奮視子侄，有過猶視己有過。每見像之面，屢譙讓遲慢，對案不食，像雖欲勉強塞命乎，操觚則眊視，朱成碧，是以欲為中廢止者數矣。像則竊謂赫赫縉紳君子，業已詭其尊，破矩矱而下，賜卑賤矣。迺其暑賦未獻，何宜見譴責乎哉。山澤之大，亦必納污，則像恃是以少寬焉。果爾假借日月罪從末減，經春涉夏，稍稍始愈。於是手像正襟潔指，敢再披覽，則光彩燦爛，自紙上射人眉睫。與夫在天外

蘓峰吐紫烟作花者相照映不已因疑縣象之天軍  
 林林如白羽者忽垂曜於草茅耶則陋目之幾蝕之  
 復明也均之執事之載錫之光矣下存之寵終身靡  
 怠肅此什襲貽諸兒孫謹用奉和三章別作三首獻  
 之左右以擬負荊外鄙文一道近藁一冊應命貢上  
 亦唯漁歌款乃奚足瀆嚴聽伏冀執事命侍史一令  
 展前試以玉如意帖之而已則儀之榮幸萬萬矣臨  
 書不勝恐懼之至時徂暑為道自珍仰祈電鑒不既

復滕陽軒

疇昔之飲老拳毒手相為厭飲唯是不佞人馬辟易  
 不能當少年銳氣弗啻三舍也足下之妙在於指頭  
 鍼術酒令皆以是而精焉天之賦物秀氣之所鍾固  
 不可測哉管社遊宜擇良辰二三日來陰晴未定難  
 豫訂約也請重卜日天若有意耶風伯拂雲雨師歛  
 陰則詰且必命杖履矣不佞未肯以羸為解也則一  
 拳之技庶報東門之役也文選二策未卒業請以明  
 日返璧校讎之役事事旁午塗鴉未得塞責州州布  
 字

復村淳民

淳民足下、兩目喪明、猶能視牆一方之人、求診者麋集於其門、則天奪之外、而與之內、視矣、反視葆光、壽亦不可測矣哉、不佞自三千里外歸、熊谷之寺、六彌太之墟、朝日將軍之壘、皆既經歷焉、脚厭於嶮、目飽於奇、信中之難、蜀道弗啻、唯生質麁笨、莫有勝具、數百武之外、時時代脚以籃輿、是以小墊瀑布、西行古墳、鳥籠之山、不知之川、徃徃而脫之、遺憾遺憾、浦爲太郎神遊之地、水石奇麗、宛若智者所施設也、信中

第一勝槩、不佞躡崦嵫、緹藤蔓而下、數百丈、遂造其所、足下若過焉、則既來之明、炯然忽復、恨不令足下觀之、亦復遺憾、遺憾、不佞善飯善飲、亦饕餮類耳、不佞慚忽之至、令胤大年、風氣日上、可謂百不憂矣、又可謂足下之明、遂不喪矣、至祝至祝、惠酒陶然、謹領厚意、不佞固知其上池水釀也、神仙美祿、不其然邪、  
鳴謝州州

復古公餗  
聞者寒疾勿風自愛老夫以豪飲當火爐狂態如故

勿勞遐想喻云足下近來擯棄明詩唯盛唐不可企  
 及姑假中晚之調所示寄大年詩彷彿優孟衣冠哉  
 人各有志學性所近可耳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學盛唐固可學中晚亦可惟明詩不可學也明詩臭  
 氣撲人予掩鼻而過之足下擯棄明詩可謂已獲我  
 心矣

聞有不可風之疾藥餌保護霍起惟祈詩料技錄實  
 為先驅豈可不謂祖逖之鞭哉叔瑟連牀情話到曉

真翩翩佳士也望日枝山詩泯泯乎唐人口吻匪解  
 則逮古矣勉梅勉梅但第十一句未稱足下宜推敲  
 之

匡卿足下聞門有桑弧之縣也蓋太孺人之喜而後  
 可知也乃知太孺人裁五絲如鳳之衣熙熙焉含飴  
 撫之愛之抱其懷而不知疲也自此以往其子若孫  
 若曾玄雲仍繩繩其來於是乎兆矣然吉光片羽高  
 冲雲霄聲協律呂為世之祥瑞者亦皆在足下之教

五山遺稿 卷之十一  
之呱呱時而成於風氣日上之後矣是豈不可踊躍  
以陳所慶哉海物敢表微忱餘期面晤

與服子遷

子遷足下、鄉者聞足下浴溫湯歸也、僕以四月二十  
四日趨謁、相其氣益、清神益、王豈非玉笥名山仙液  
所澤耶、愷悌君子、靡不綏履、想當眠食日佳也、甚慰  
甚慰、佳序之既、光華拙集、使像也得奮飛、藝林者亦  
唯足下之假之羽毛矣、危言至重、如名與器、作者不  
敢濫假、人僕唯恐使足下有階珠抵鵲之譏、豈不感

愧交集哉、是月也、例賜列侯歸藩、寡君以二十有  
八日發輶、僕唯寡君馬首是瞻、即治裝西旋、百端蝟  
紊、是以不得繼見足下、必曰像非人哉、斯行也、寡君  
取道、信中信中自古稱至嶮難、棧道數所、若將階天  
青谿百尋、俯瞰無底、一行千騎、前不顧後、或魚貫而  
上、或猴綴而下、其乘危有如此者、淺間妙義之奇、木  
曾氏之墟、岐蘓川之駛、鵝湖之渺、吹笛盤石、鳥居磨  
鐵之峻、其爽快人心胸、有如此者、小笠飛泉、雙劍倚  
天、浦郎石牀、甘夢仙鄉、是為信中最一勝槩、其悅目



有如此者、關原惟美、濃州、（中略）、都築其、  
神祖一戎衣、食頃殲兇、創永永不拔之業、於此、廼天  
地鬱勃之氣之所鍾、厥草惟縟、厥木惟碩、厥山水光  
麗以秀、至今父老披圖指語、其形勝、口津津不休、則  
使人竦然歛襟、而興感焉、豈不盛矣哉、是天下之壯  
觀也、其它佳境異跡、不可殫狀、僕恨無勝具、不得遍  
探、且追隊隨行、晨晝昏舍、擾擾不遑、寧處是以不得  
吐后言、答山靈之寵、且附之書中、以分獻勝於足下  
及都下諸君子、而獨享為風雅一大罪人焉、能得如  
獨逞飄然狎魚鳥、寢煙霞者、之為哉、人事之為羈也、  
可厭、乃爾、蓋觸風雨、衝霧露、跋涉一千餘里、僅得抵  
攝浪華津、五月十七日也、明日浮海、霽雨不一、涉亦  
不利、有時陽侯大怒、一瞬千里、風颿箭激、人皆舩暈  
首疾、不飲而醉、不食而飽、呻吟發於鯨波、洪蕩聞末  
之儀也、不能倚舩樓、誦枚叢、以敵其勢也、亦何不壯  
之甚、風少軟、即汎汎鳧逝、如此、十有餘日、始上霍磯、  
霍磯、豐地、隸吾藩焉、距府不遠、故人相識、徃徃來賀、  
軀不為巨魚、餌也、於是心悻稍定、始善一飯矣、自此

山行二百里而近肥豐之交犬牙相接崎嶇不減信  
中地勢又肖率爾看之阿蘓如淺間猶嶽如妙義忽  
疑有力之移地於此耶熟視之迺悟其非因謂造物  
者一手按刑模而出之亦何巧也人笑余誕大暑時  
行人馬卒痛飲谿水止渴蔭崖樹以息終日役役矣  
塵中委頓亦極矣六月三日還我熊府與家人相見  
栝未數行疾即大作牀蓐六十餘日蒼蠅嘍未死之  
肉唯目炯炯耳每聞行李之往來也延頸東望欲寄  
數字援筆輒廢遂不能復作何物二豎種種愚弄人

一秦未亡一秦又生僕近來瘡發醫痛苦難禁不得  
坐卧兩手據地尻盜高如雀俛啄之狀家人盡笑之  
時時血滴滴下不知神之畫醫以赭耶抑真宰浸假  
化予之尻為朱輪也足下聞之當噴飯滿案也頃得  
良膏稍有起色病間作此書少謝契濶之罪長者幸  
賜海涵焉拙荆適成謹此附上外小壺盧一顆併供  
把玩是物敵邑所產可用盛烟醜謂白雲不堪持贈  
哉然不可盛酒僕懼足下視以為不如吳中長柄種  
也時涼暑雜至自愛

與村大年

昨見過訪，今朝又使令弟來，盃觀足下致意於不佞之薦，且懇也。欣抃何歌咏龍燈詩，足下第一成，可謂探得領下珠矣。餘子未成，成亦當殘甲敗鱗，無完物也。若不佞先成，則糠粃居前耳。慚愧慚愧，尊翁無恙否。菊花枕作，近來絕唱，不知金衣童子增明於赤城主人耶。謹此奉候，足下為余致此語。吳松亭拙作，頗有更張，併此錄去，餘附之。令弟口頭。

復藪慎菴

藪君足下，所撰澤山藻叙，千段田十景詩，并引皆經緯霞煥光彩奪目，豈得窺其七襄之妙哉。不佞蓋學評其一二焉，則不棄荔莢枉蒙謬采於其啞言不自踵者，則亦諄諄然耳。提令聞之，以匡其不逮，豈不謂足下推愛河潤，誼甚高乎哉。雖然，足下所聞不如不佞所言者，時或有之，非足下也。不佞之不能出諸手指之罪也，故復有此答。唯人心不同，有不可強，一再徃復，各行己志，可也。惟足下仁人君子，能不勸於誨而叩空空於鄙夫，則永錫之義為實大矣。至禱至禱。

與岡士騏大限亦難之矣。實大矣。至齋正齋  
雨潦十餘日。邈焉胡越。士騏足下。河魚腹疾。若何有  
麥麩乎。不佞環堵漏濕。縮頭以坐。苔色上書。幘黯然  
也。而不佞之衾之齒老矣。脚又軟。乃不能蹣跚乎步  
衝泥濘。以候足下。也是已。足下壯健。唯窮亦類。不佞  
豈凶所藉於令巫馬期齋之具邪。不則何其怱然不  
見訪之至此也。不相見十餘日。心旌搖搖也。不佞不  
勝同病之憐耳。迺復欲因夢寐忽上足下之堂。以叙  
十餘日胡越者狀邪。則又夜有賊鼓噪如雷。踰墻入  
卧內。勇夫重閉。猶且被劊。不啻若芒刺在衣。亦何愠  
於群小之甚至如此也。我不能夢見士騏者。由是因  
憶大雄氏為法割肉。啖人仁哉。又澤國女子筋露。不  
敢就有幃。難矣哉。難矣哉。不佞則中霄起急用火攻。  
熾之久之。稍寢。凶何餘賊復來。即持我角我。我輒嚇  
起之。一白羽扇。屢麾之。不能却。且麾且罵。惘然達曙。  
賊亦解圍去。余仰視其醉飽者。病不能興。皆在壁上。  
若刺釘頭。其腹果然。若血革囊。可憎可憎。余以手撲  
之。紛紛落地。死可掬也。豈不愉快哉。儻曾子子春值

是賊則亦將不下堂三月矣。迺歐陽氏獨無憎賊者何耶？聞足下不喜歐文書，此供咲且陳十餘日之濶。若三歲者於知己之前，如斯小晴一來，縣榻俟之。

與字玉淑

玉淑足下，都門之歌，歌呼嗚嗚，彼一時也。解携各天，河山黯然，為冬夏者，三代謝于前，而行李往來，八相存問，獨足下之音寥寥也。玉淑忍心哉！不佞西旋，丁父憂，百兩荒廢，加以屢空，綢繆自苦，杜門善病，不數數奉書是已。華州之喻云：足下綬履，與二三兄弟日

婆娑藻雅之林，豈能記海西菰蒲中故人髮種種也耶？何以無一字乎？三年萬里之闊也，顧不佞之語別也，披瀝之極，有似怨言，是或乾鯁足下者邪？則不佞以為肝膽之誼矣，乃求全之致毀焉。不佞不敢以無罪為解也。昔者不佞一寒絺袍戀戀者，非足下乎？不佞何敢忘初足下詩語未妙，蓋亦觀吾趣焉。而足下稱不佞為恭豆氏也，不佞雖不敢當，而私竊知己之亦何忽然不識之疾也。河北巾車相為不忘朋友之交，亦復爾爾，不佞狂愚湖海之氣未除，乃起居於足

下者如斯亦唯披瀝之極有似怨言恐足下按劍於  
無因至前也時微和琴興何如不知當時好音者尚  
猶無恙耶

復田元章

一雨洗暑今朝早起盼庭柯欣欣怡顏猶如秦苛政  
後約法三章民咸有喜色也忽辱尺一副以佳論讀  
之字字挾風霜則便祝融氏不得敢專其政矣甜瓜  
之惠色如綠玉芳馨撲鼻嚼之涼骨欲仙豈東海安  
期生所啖者邪非邪三伏忘暑實雨師與足下之惠  
不佞得併兼焉篤矣篤矣擬送阿倍仲滿詩有唐音  
春繭哉春繭哉紫海明州亦可謂佳對矣使旋州々  
不盡

復古公餽

蒙問衡軛義實如足下所見古今之制應有異同而  
註家亦未目見古制以意解之如轅端有二橫木之  
說不足信也許慎說軛轅前也其與衡同物益明矣  
它期面晤

與服子遷

足下既執牛耳，主盟斯文，則亡論已。且出其緒餘，吐胸中墨五斗，深之毫端，灑之壁上，意匠所運，腕無不隨。即芙蓉白雪，宛在咫尺，豈不稱其孤高自賞哉。加之箕瀑之雄，畫嶠之壯，與彼信中崎嶇泉石之奇，皆來萃于一堂之上。足下蓋謂一丘一壑，躬親過之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咄咄逼真，令人應酬不暇，苟非胸吞烟雲萬態者，豈能辨此耶。卧遊一歌，誦之四壁，皆響。山水清音，何必絲竹。况仲英君英英，與翁之冰清相映，危言交出，嚼之愈旨。使入自然，玄遠乎。士騏

間吐片語，不甚寂寞矣。杯盤交錯，漸入佳境。至繼以燭，不知僕何幸得茲厚於足下。令父子手，唯僕貪飲外，無復它伎倆。亦唯偃鼠之量，一敗如泥。醉態婆娑，非復初筵。唯懼獲戾，長者焉。怒之，怒之，歸途搖搖，步不在趾。屢唐突路人，糟風揚於百步。路人皆以目紛紛披靡，視其鼻間栩栩然。僕則大罵曰：孰能瞞其腹而御風，輕舉如余者乎。眾皆笑之。屢為士騏扶起，牽得不投之溝中。以反邸舍矣。鼾睡無夢，直到翌午尚在被中轉卧。曰：快哉醉我也。日高幾丈，宿醒三日，恍

然如癡不省別時作何狀則士騏嘲不佞糟丘之業不能復圖霸矣不知先生今之隱几者猶昔之隱几者也耶鄙律附覽痛斧削之仲英君詰朝相見不別作書爲是

復藪士厚

昨令弟傳足下書不佞時方講經館中既卒業令弟翩然下堂去不遑布數字不佞追及于階卒卒致聲而已勿罪明日休假從二三子將集臨流禪院此地饒泉石頗有浴沂之趣足下聞之幸許見過實適吾

願矣向飲甲士謙宅足下不來殊覺缺然忽得斯償不亦可乎因記二十年前辰值上巳同足下尊翁及諸詞客盍簪于此詠言成軸不佞爲之序自今念之恍若夢初彼一時也亡幾院主異物尊翁亦逝不佞雖殘喘僅存髮已種種矣顧搜敝篋中當時尼帛隻字無復存者使人益慨然也何圖明日與足下復會此院是豈偶然邪抑亦有數邪聞足下未識院主之面今院主亦猶故院主想今院主之遇足下亦猶故院主之遇尊翁迺將虛左而曰來來此是藪君座也



即不啻院主善遇足下凡山中水木禽魚亦當為足  
 下色動為之送迎如尊翁故事明日之會兒遜也亦  
 與焉唯是豚犬不得如孫仲謀為可愧耳幸託足下  
 足下行當第畜之令遜也知所趨向藉令數十年後  
 足下與我兒再會于此亦猶今日不佞與足下相會  
 于此則不佞雖死不朽亦將屍視焉聚散有數存劫  
 如一達士襟懷落落也豈不愉快哉前日所眎桃源  
 圖跋尾大有真趣不佞益信震菴先生有子矣老拙  
 狂僭敢易數字今附去亦與不佞尊翁有舊也耳詰  
 朝足下與二三子欲相雄伯鞭弭周旋旗鼓相當其  
 勢未必減鄢陵之戰加之以龍象縱橫金翅劈海則  
 豈不宇宙間一大壯觀乎老夫少間憑軾寓目焉遲  
 之遲之

復田元章

前日見過立談草率未交臂而失之遺憾遺憾今也  
 使手奉書至聞令弟小鬼所祟豈無誦子璋觸體血  
 模糊於側焉者耶今附不佞書去想當小鬼北入胡  
 矣近日霍然而起雙雙來也遲之遲之不佞去秋拊

三山遺稿 卷之十一  
驛於芙蓉巔，服日華餐大古。雪即不佞，雖孱手既已。  
看履于字縣，至高至峻之處。仲尼登東山，小魯登泰  
山而小天下，不誣也已。但恨不與足下令兄弟俱之。  
耳。今日一雨蕭然，體中小惡，視足下所贈，則銀鱗潑  
刺，若新出於波底也。於是手擊鮮澆，以一太白，則頭  
風頓愈，不啻放生。七發真大快也。同生留滯，蓋戀東  
都正法院美酒三升耳。呵呵。江良生想既相見，此子  
邨氣既除，頗有少年騎馬揚揚之態。足下兄弟亦當  
刮目。近日同來，不佞小築扁曰梅石，即南郭老人書  
也。它芙蓉遊記諸篇，種種色動，皆足以供令兄弟之  
觀也。使旋州州布字。

復古公餽

昨兩次見過，適不在家，欠展待所。跡登高，詩整齊大  
是合作。但蕭寺梁氏事，字帶富貴氣象，不如山寺之  
瀟洒脫俗之為佳也。醉字堆垛，改作淨，頗覺輕鬆。且  
有金界出塵意，招隱詩非不當。唯是謠字有風味，結  
語磬聲與山寺句相應，否則一篇不見結裏。此是律  
家篇法，不佞潤色之意，蓋如此。足下之作，近來一進。

唯所憾過正之蕭散耳足下宜領此意則不日刮目矣待之待之

復村大年

一再見過唯是不佞之朽木也黑甜是耽令足下空歸不佞豈能見周公乎彷彿哉足下謂不佞門無郭有道也耶慚愧慚愧所眎石佳甚篆書之役狃於售醜所不辭也唯是日薄虞洲赤城主人疲困焉請以明日塞責彘尊翁有命迺夕必趨約亦必挾朱陵報州驚東門之役

復岩謙齋

客歲辱書闕焉不報儀也非人哉罪其謂之何今復惠教伏審足下卜居田間浩然獨往一七之力河濶九里乃橫目之民得藉以免大札之患焉可不謂仁之術哉不佞兼之文學日夜孜孜唯是出則抱經入則拮据無有補於世教比之足下之嘉遯於風塵之表者霄壤不啻也慚慙慙慙廟學之命新下足以興菊池氏廢焉是則不佞所以消埃圖報我公矣賢姪駸駸日上匡鄉文采粲然鳴中宮商鳳毛哉崧川不

墜家聲支派清潔可喜可喜岡本源治胎教一事儀  
為語足下之微意其人溫藉如足下之言聞足下之  
說一為動容所以報厥祖翁如何哉乃亦足下厚志  
所及足以耻世之頑愚矣草書說書法文法並高唯  
其論則不佞竊有疑焉狂艸懷素所為如猿猴連臂  
下飲於澗中者則連綿草也祝枝山之徒學單字不  
屬者則獨艸也右軍以下諸名家及明文徵明等學  
之是為書家本色若連綿艸則非本色故又名之狂  
草且言懷素徵明其昌枝山足下所嗜何其言之矛  
盾也至李卓老則奴書俗惡豈足道哉豈足道哉唯  
其人則畸矣鄙意如此如何如何獻芹之情伏仰再  
教不佞從駕明早當發行行李從橫來賓如林不能盡  
報客歲來再書不奉一語罪謂之何哉是以一二畧  
畧奉報萬照亮

復矢仲叔

十日三逕蕭條忽得足下之貺美酒好詩於是先生  
色動挈榼一飲長嘯悠然南望便覺山翠飛來紛紛  
手襟爽之間也先生則歡甚曰今日之漉酒先生勝

於昔日澆酒先生一等矣書此申謝唯菊花一朶在我側笑閭閻也

復池匡卿

聞君家先生近病洞泄豈暑蒸雨潦作祟耶足下不解衣善視粥藥孝子之分宜爾也勿解勿解唯言人天祐起色有日是則無憂耳所賦詩皆佳也論巧拙若其偏賴彼蒼許大業雄文今已奪飛黃之句則氣已吞宇宙矣文則伸縮失度難哉成體足下其思諸近歲都下才子寥寥也斯立之後唯見足下足下果

渥洼之產哉蹄下千里前程自愛所命詩文筆削請以它日塞責不佞今日當先府君之諱辰也終身之喪不事外事是以不能為足下構思盡心焉耳草草

復田元章

歲云莫矣昆玉雙美靡不戢穀惠物三事足見深衷哉鯨肉言其大也鱖魚言其蕃也朱提蓋言欲令余朱衣冠而與古作者之左提右挈相周旋也豈貨之之云夫或貨之則不佞雖赤貧亦有所不敢受矣亦唯昆玉深衷則不佞亦不敢辭云爾佳稿正階可

謂雙美足使藤亞相驚嘆曰泱泱大國之風哉果爾  
 賣醬之家生龍蛇不啻深山大澤也矣春風隔壁乘  
 和風惠然雙至

復池匡卿

漆園之飲三人潦倒為無町畦豈可不謂傲吏哉彼  
 一時也兼明日足下製渾沌飯將以享士騏及不佞  
 也不佞雀躍而曰奇哉匡卿也豈上裁五鳳樓乃真  
 斡旋造化之手耶不佞當挾士騏急趨華筵迺以渾  
 沌一口喫却了使許多五岳四瀆名山大川赤縣神  
 州之盡在腸胃之間手則人間世未曾有一大快事  
 矣期以午前不敢後約

復山時文

冢藪二公儼然斗山足下奚取秋生為是殆海上之  
 逐哉然足信足下好學不啻蒟秦也益田生為足下  
 先容者有日矣而今而後我知曹丘之不私季布也  
 夫僕棘人讀禮廢詩僅獲古處萬一乃未免拘時制  
 接子弟而訓之豈足道哉豈足道哉唯是足下庶見  
 素冠其雖過取乎益信其好學不啻蒟秦也昔范呂

之賢而論者或非之、僕不肖將何地逃罪乎、冢數二  
公卓爾日上國之彥也、僕所畏也、足下既不失所依、  
僕亦何言哉、雖然足下求益不已、僕或枝拇於二公  
焉耳、頃者有人傳言足下駁冲默云云、有諸則不亦  
越尊俎之類乎、是蓋言語之微、不足深咎、惟微不伐  
將用斧柯、足下奈之何、僕之為斯言、亦唯信足下好  
學不啻芻豢也、百書不如一面、僕願足下常常乎來  
也、故不多言、

與大城文卿

聞足下有樂正子春下堂之憂、不知其心既釋然也、  
邪、千萬保護、不佞卜十五日將趨靈樹精舍、賞秋色、  
以除却城市風塵之氣、與足下俱杖履也、不知翩然  
從不佞而往邪、

與赤國鸞

東都分手、無日不思、不知足下以月朔發耶、想當既  
已還家、佳氣滿堂也、恭喜恭喜、不佞則初三日上途、  
二十有一日舟抵室津、翌二十有二日、寡君陸行至、  
此不佞日與足下約、相見于此、因停橈瞻望久之、足

下未至、寡君之舟既發、不佞勢不可已、亦復開帆、一  
瞬千里、徒回首於赤城霞標之間耳、五律一首、寄憶  
船上草草、布字不能覩縷、

復子班

郇雲五朶、自合志氏所飛來、折緘燦然照席、因審奉  
職匪解、退食委蛇之狀、爲慰、兼有人磨石決明、裁作  
飲器、請足下命名、篋背足下所命、不敢自是、質諸不  
佞、亦何謙遜好問之篤之至此也、不佞雖眊眊、一日  
之長、莫隱乎爾、悉吐鄙懷、唯足下采擇焉、足下所名

中山持螯等、非不可通、只是與決明沒交涉、皆似未  
當、且風味索然、若蛤蜊一啖便了、相似、若以僕意請  
更名千里光、千里光即鰕魚、一名字面甚雅、頗有興  
趣、可入詩、僕故謂可爲杯名、古人杯名鸚鵡、竹根、三  
雅、夜光之類、無甚義理、亦唯取字面雅馴有趣耳、如  
何如何、雖然人心不同、如其面、不佞所爲雅、足下或  
以爲俗、則自此以往、不佞之所未知也、區區杯名、從  
人所好、中山亦可、持螯亦可、復奚擇哉、若以有趣乎、  
則千里光、近雅矣、



與岡伯經

足下攻業匪解、欣慰欣慰、愚父子無恙、玲也堅也、從遊依舊、勿勞、遐念社中、諸子窓課如何、豚兒仲也、吾伊簡諒、頗有習益耶、余既託諸叔、足下亦幸勿外之、至屬至屬、玲也始染指於東道、山川曰芙蓉未高、琵琶湖未濶、都下未富且庶、堅也屢調笑之、蓋玲客氣未消耶、抑針眼不能納、須彌也、一粲、甚哉炎暑之毒人也、普天匝地、變為火宅、一跳不出、

當且復湛水翁

技倆既窮、宿疾復作、加之一奴患、鍤槌風頭、岑岑也、於是寵下無人、不作食、累日、余正仰卧蒲團上、四支不動、氣如牛喘、蒼蠅嘜未死之人、唯目炯炯耳、足下視之、必當拍手呵呵大笑、余也出火宅之人、尚猶如此、何況世間處寒熱之裸蟲乎、疫氣大行、病者如麻、唯湛水足下、神清骨冷、郊居出塵、後有伐石之山、前有浣紗之泉、雷雨時行、蒼翠如洗、醒悟人耳目、足下於是焉茶、於是焉碁、左拍商老、右携玉川、與良朋二三日享樂于清涼園裡、可謂地靈人傑二并矣、豈所

謂吉人天祐者耶。正愾鬱之間，忽辱回札，急破緘讀之。清風倏然，灑人發也。宿疾頓愈，余笑而曰：「湛水足下，不止國手，手藥治，又且高于碁，碁是則三技國手矣。竒哉！竒哉！茶祖傳騰寫字如荆棘，實因患暑，還報之緩，實因病懶，勿罪不具。」

與藪頌菴

不佞未嘗見虛襟若足下其人，足下之於文也，直轡獨上，蹄間三尋，方面將哉，人莫不謂其餘勇於藝圃也。而澤山藻叙，既能取輿人之誦矣。今又辱眎十題，

亦復陷然自視，問道於瞽焉，非其襟虛也。焉能如此儀也。有醜面目，晝日售醜，迺敢摘埴索塗，狃指微瑕，乎白璧亦唯恃足下虛襟有容焉耳。不佞恒言，吾黨多士也。於熊冢二先生，則吾辟三舍矣。其餘則旗鼓相當，或偏師取之，惟於足下則免。曹趨風未嘗不略若乎其後也。雖然，其或歟，獲麋矣，則亦未敢不獻諸下執事云。士非無一吸之味，其甚哉。昔年與兒遜，獻雙魚，今則苦味，四九謂，其去雖長，亦老父平安字與兒遜也。合家無事，欣慰欣慰，汝宜新。

水奉母友于教弟餘力赴館孜孜切切攻業匪解也  
前書所求尺牘雙魚今附字邸町氏歸使去雖是俗  
書窮鄉寒士非無一助汝勿輕視之但紙葉甚薄字  
多漫滅町氏明且將諉不遑別購好本為可恨耳凡  
讀書之法自當別具一隻眼即捨短取長沙中往往  
見金百家五車小說稗官皆我胸腹百眼厨中物莫  
不給我用左右逢原即為得也且隨讀隨抄不期明  
日手稍緩如驚風飛電轉眼即翻去不可復得也勞  
而無功若嚼蠟然何益脾養胃之有哉慎之戒之古

人云讀書當眼到口到心到是為三到余則云宜加  
手到更名為四到矣蓋心口眼三者皆屬虛唯手寫  
抄書為實事終身不忘實係手到之功為多故曰讀  
書不如寫書汝宜記之亦當以此語社中兄弟文會  
輔仁古之道也勉旃勉旃暑稍熾汝宜自愛且報小  
弟勿令屋後壞岬乘涼垂釣或至忘垂堂之戒至囑  
至囑



後圃苟無所記後嗣何觀玄幼時未有知稍長所聞  
卿父老者略狀其行謹磨負石以煩先生唯先生圖  
之狀曰杻山君諱文明字玄甫豆州田方郡人家世  
業農居恒嘆曰人徒長七尺食粟而已辜負須眉男  
子唯青雲不可坐致無己方技乎寸七肉骨不猶愈  
枯死隴畝間哉釋耒耜來東都讀軒岐之書蓋歲餘  
有會於心以此施治所救活甚衆遂仕某族未幾辭  
去不欲苟合也君慷慨趨人之急衣食貧困性又好  
潔不如葷肉書策玩器位置必正少邪不敢視其燕

居肅如也娶千葉氏生男玄千葉氏享保十五庚戌  
九月十九日先卒有富商無子欲養玄為子里人或  
賀之君則怫然而曰唯是一塊肉祖先清白之遺長  
得為一窮措大則足矣豈可與區區守錢奴邪不可  
一日疾革迺執玄手曰玄乎爾當讀聖賢書以立身  
揚名母為財溺乃父弟妹各二人其餘瓜葛六十家  
則杻山氏之鬼無餒矣唯千葉氏寥寥我死若且冒  
千葉氏而以玄為名母姓猶父姓子奉父字所以繼  
父志也遂卒年四十有二實享保十九年甲寅夏五

月朔日也於是乎玄慎守遺言不敢失墜夙夜慄慄  
 唯違遺訓是懼今玄業雖未成乎幸握衣於先生之  
 門唯先生不吝片言以不朽我先人則死生同拜先  
 生之賜矣唯先生圖之余聞之惻然為叙其言而係  
 之以銘銘以惟是父與母久同宅於此既固世世休美

答千葉子玄

前日見過因審書禮無恙為慰今又重以長箋美酒

之惠時座上客滿即澆以足下之所貽賓主皆醉使  
 老夫得樽中不空者非足下邪申謝申謝來詩皆佳  
 唯釘鉅甚盛請少減之令輕鬆則可也縷縷數百言  
 微意所在一一領之唯老夫非秦少游不能對客揮  
 毫併期面晤草草不悉

附詩二首

過飲千葉子玄宅醉題壁上

匣中明月碧芙蓉各自相携醉裏逢休道葉公耽畫

壁人間已自有真龍

過訪千葉子玄壁上有芙蓉圖因賦得侵韻

芙蓉峰頂一登臨  
飯後無人問此心  
今日壁間看秀色  
知君白雪曲中深

復井子章

甚矣哉不佞之衰也衣袴之命三申之而尚猶遲慢不能一介之使奉之左右以至勞費任也迺廉將軍善食斗米肉十斤亦復一食三遺矣不亦可憫乎

足下幸恕之儒林傳得悉北肉先生巨細即足下之  
三益於不佞也不止一二則不佞就足下所著傳中  
所得與不佞所記合裝構為數語題諸画象之上還  
徵者文之佳惡固在所不論庶幾不盤諸先生行狀  
也讚語附上幸見質正承上已令愛離戲尊聞日夕  
經營亦復化生宜子遺事足下門楣之光既已兆於  
此矣不佞與岡生即日乘閒往潦倒於桃花白酒綺  
羅紅纒綸之間耶則足下之性緩亦焉得不罵廉將  
軍饕餮復發哉呵呵都博士記畱觀曠日勿見莫督

仲、肥後故侍讀時習館提學秋山先生墓碑  
先生諱儀字子羽其先備前牛窓人中來豐後居鶴  
崎為鶴崎人姓本村上至曾祖考冒中山姓為肥工  
正祖考諱重勝考諱定勝皆襲其職不調考取篠田  
氏生三子以弟彌需庵者後于秋山氏業醫受俸無  
子出仲子為之嗣仲子先生也先生於是為秋山氏  
學方遂博涉群書晝夜不離几邑老生梅園叟府文

學屏山翁偶見其發春秋微旨歎曰將來不可測也  
善詩精書法凡百技藝一見悟其妙莫不出人意表  
是時肥靈雲公老嚮文學換資為生負更養它子  
教鑿以先生適江都至則使就林氏塾從是名譽日  
盛至林公臨講席病作使之代講居十餘年靈雲  
公即世葬畢歸于肥弟子受業者千人以上隆德  
公以為肥於是乎濟濟名賜金幣開講前廳盡敬如  
世子受業之禮無何進秩為侍讀與俱適江都又命  
屢造公子城南莊俄公即世公子代立使先



生作誌銘、除喪例當更名、先生又承命擬進、先生以  
舊恩故進言莫有所避、公察其忠誠、待遇有加、居  
則在側、出則入講書于、大夫人、君夫人之宮、比  
歸國、大夫人、君夫人每遣書信、必曰秋先無恙  
否、賀五十之年、進班比、銑卒長、親書詩與之、先生豁  
達不修邊幅、然中實小心、以為猥膺優禮、念所以為  
報國、在職無可為者、建議興學校、薦俊選十餘人為  
司業、公乃立先生為提學、學成、講孝經、親帥卿大  
夫士聽焉、轉一階從上士秩、先生自始從、靈雲公

東、凡十餘行、所過莫不希知名、得其詩其書為榮焉、  
被酒輒曰、我不踐舊轍者其得之也、以沈思也、蓋人  
知詩之蓋當世、而不知行之高一時、豈亦不免為才  
所使耶、寶曆十三年、公朝江都、見老且衰、留視學  
政、駕發、構一樓于所居後、臨流負林、獨坐其上、吹笛  
以自娛、其冬十二月十一日、歲六十六卒、葬諸城東  
訖田山、所著玉山集若干卷、遺稿若干卷、配衛藤氏、  
生二子、長曰遜、字子順、次曰仲、未冠、今茲安永二年、  
子順懼碑銘未成、同時輩流稍為異物、以余先君子

既與之交又收余于末年致所撰狀與數士慤墓誌  
請余為之、稱余者羽生澁井孝德、今見仕佐倉、知屬  
意重誼不容辭、叙其首末、繫之以銘、銘曰、臨澗縣人  
嗚呼先生志之斯立行之斯遂斯繹其概斯實有使  
豈無阿曾祥由富嶽聲如薄海實存建學自信其祥  
自銘其心少長不改造詣固深功在所期名非所必  
名立功從功立名溢嗚呼先生登嶽報祥發蘊着神  
詩已盛唐又亦先秦百餘年來豪俊如于視之蔑如  
當之無難寬而不肆栗而不局師友無益姻親無篤  
居喪六年守忌終身古礼久廢世無數人居困而安  
視窮而施遭逢有幸外內無私嗚呼先生生此大藩  
逢此 賢君藩固崇儒 君亦好文入侍間燕出遊  
諸侯從此俊髦遍彼名流清鏡無底水月似我比之  
孰敢居之自可揮違婦人措筆息絕國喪遺老世乏  
英傑本無城府側容緇黃莫望不哭莫聞不傷不有  
敢隱不有敢增後世史氏此石斯徵

東野不亦尊就世史月此不漢繼  
莫將本無然取則容器黃莫豈不突莫隔不露不露  
原原謂之自百縣盡微人於筆處動圖齊盡於世之  
詞楚路此計量器於亦則制履無亦本具妙於此之  
至其以實於談因將謝一或亦破文人於問幾出幾  
歸歸而微盡盡亦者快何無味即和去去此大藥  
玉山先生遺稿卷之

古山久臥世無幾人臥因而安

